

東西方宗教信仰之差異

有些啟蒙主義者認為，西方基督教是純粹精神化的一神教，中國的宗教則是注重實用性的多神教。為了樹立中國人的信仰，必須在中國引入西方的宗教，以及宗教背後的哲學、文化、藝術等。就中國人現實信仰的病情而言，這樣的描述是準確的，符合我們對民間信仰的大體印象，但如何找出病因並診斷則是一門功夫。仔細思考：這種民間信仰混亂狀態是否就是由傳統文化本身導致的，還是傳統的一種病變。這並非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因為它關涉到今後中國信仰建設的方向問題。

一、基督教信仰之解析

當下很多人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信仰缺失，似乎這抓住了問題的根本，分析到最深刻的精神層面。我卻不以為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信仰真的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好麼？

一般人的心目提到信仰往往是一個與神聖、犧牲、堅定相聯繫褒義詞，但實際上它造成的後果卻不必然為善。信仰一詞本身來自西方的宗教統。在基督教中，它首先指對於上帝的信仰。但是在成熟的基督教中——黑格爾所認定的自由宗教的基督教中，這個信仰並不是物質的，而是純粹精神的。按照最嚴格的定義，越徹底的信仰就越是精神性的。它與世俗的利益沒有絲毫關係，它不是為了個人經濟利益結和政治權利，也不是為了國家民族，而就是為了信仰本身。西方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精神，為自由而自由的民主精神，都是基督教信仰精神的變種。信仰只有真假，沒有對錯。它是一種精神的純粹投入，是一種絕對的真誠狀態，而不是依靠實證和邏輯論證建立起來的。當然實證的神跡，邏輯的論證也可以幫助人們建立信仰，但是這只是過河之橋，上房的梯子，是用後就要拋棄的。絕對的信仰就是絕對的超世俗，超論證，超邏輯¹。科學雖強大，卻不能解釋自己的基礎問題，也不能理解自身的邊界問題，諸如世界的起源，基本粒子，統一場論、自由意志，等等都是科學無解決，只能訴諸於神學和信仰的問題。所以可以說，科學的盡頭是神學。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最後達到的結論也是理性為自身劃界，邊界之內是自然科學的因果律，邊界之外是道德律領域的自由律，必須懸設上帝存在，靈魂不死和意志自由。所以，有信仰是可怕的，沒有信仰是可悲的。信仰的這種結構固然有其神聖、純潔、決絕的一面，許多仁人志士，先知大德都有十分感人的信仰事跡。但也正是因為他的超世俗，超邏輯，視實證為無物的精神，會導致它有時候產生一般人看起來十分荒謬的行為。例如西方的十字軍東征，導致近百

¹ 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才說，「因為荒謬，所以信仰」。靠邏輯和實證卻論證信仰，恰恰就像是為了賺錢到柏拉圖學院學習幾何，簡直是侮辱了聖潔的精神。基督教的這種信仰其實也沒有我們通常認為的那麼荒謬，反倒有其深刻的哲學根據。

年流血漂櫓，人民失所。近世的西方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也是續其餘脈。即使伊斯蘭教內部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衝突也是如此，中東地區激進組織 ISIS 更是當代最突出的表現。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信仰不是科學的信仰，而是一種迷狂的信仰。但是信仰的本質就是迷狂，在信仰之中不問是非，只談真假。所以信仰是好的，這個結論並不成立。因為好壞是一個道德判斷，而道德善惡對於信仰來說只是後出的事情。是先有了信仰，再有善惡，信仰才是判定善惡的標準，而不是相反。所以說信仰不好不壞，無好無壞，它就是信仰而已。當然，站在信仰之外，我們仍然可以對其進行評判得出或好或壞的結論，但對於信仰者而言，這種外在的評判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且往往是衝突的根源。所以，似乎確實如上所言，「有信仰是可怕的，沒有信仰是可悲的」，人類終究難逃這兩難的悖論之境。

二、中國宗教整體精神

純正的中國宗教並不是實用化的多神教，也不是純粹精神性的一神教，而是一種在有神與無神之間的境域性宗教。它有極強的實用性，但卻並以這種實用性為最終歸依，而是一種無用之用。它有安邦定國修身齊家發財致富等作用，但卻不被此目標所限定。之所以造成今天中國宗教這種功利化和物慾化的狀況，恰恰是中國宗教精神墮落的表現。

(一) 儒家思想分析

首先，儒教不是追求實用的多神宗教。儒教育對於神的態度最可玩味。一方面，它主張祖先崇拜，最重視祭祀禮儀；另一方，卻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有一種解釋是，儒家的策略是老百姓所謂的寧可信其有，「萬一真有呢，拜一拜不就可以保佑我麼」。這種「有棗沒棗打一竿子」的解釋確實是很多中國人多信仰狀態。但純正的儒家並非如此。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個「如」就是一種有與未有之間的境域，祖先的靈魂是否真的存在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我們祭祀，就好像他真的存在一樣。這是一種靠誠心打通的情感境域。這種祭祀活動中，人與其說是與神交談，不如說是與自己的生活場、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交談。「敬鬼神而遠之」，並不是棄而不管，而是靠一種「敬」意維持在有和未有之間的位置。這種信仰結構實際上可以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認鬼神實有，而假借其名裝神弄鬼，例如太平天國，封建門道會和各種迷信；另一面也可以預防陷入沉底無神論的虛無主義。西方人在尼采殺死精神的上帝之後，又樹立了資本的上帝，權力的上帝，自由民主的上帝，而他們把這些都偽裝成人性。但實際行上這還是匍匐的上帝的腳下，知不過上帝的名稱變換了而已。

後現代主義看透西方自身傳統的弊病，想徹底的擺脫它，於是否認一切神的存在，包括所謂的普世價值，但卻陷入了後現代精神的空虛和瘋狂之中，就從一個極端陷入到另一個極端之中了。尼采的瘋狂似乎就是一個隱喻。

從西方的教訓看，我們的儒家實在是精妙至極，現在要恢復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學習引入西方的宗教，學習西方人的信仰模式，創造一種新的普世價值，而恰恰是要恢復我們儒家宗教的偉大傳統。這是一種不帶有任何強制性的，非普遍，非特殊，一切都在生成中的獨特文化而行其道。

(二) 佛教思想分析

佛教不是追求慾望的功利化宗教。現在佛教亂象頗多，很多道場成為有些人斂財的工具，這當然是事實。但純正的佛教並非如此，在義理精神上卻是極端反對這種傾向的。對於佛教宗教觀主要有三點：

第一， 佛教是徹底的無神論

佛教破我執，破神執，通過緣起性空之法將一切的「人我」，「神我」都破除掉，不但我不存在的，「我所」（我的環境）也是不存在的。

第二， 佛教是積極入世的

並不是一切皆空，所以要墮入空門，那是小乘教義，是不究竟，不徹底的表現。正因為我是性空的，我才能憑空幻起，因緣流轉，才能真正顯現大豐富多彩的千世界。說白了，正是因為人生沒有意義，所以我們才能創造意義，才要創造意義。一切皆在於過程。虛無主義者和小乘沒有達到這個境界。前者想自了而不得，後者急求自了，不管他人，實際還是一種自私。

第三， 佛教是非功利而又大功利的

佛教放下了一切，唯獨放不下眾生。佛教的功利不是個人的慾望，而是普度眾生的大功德，大利益。深山古寺里的青燈黃卷暮鼓晨鐘並不是佛家的圓滿境地，在大千世界中為眾生捨身飼虎割肉餵鷹，才是佛教的真精神。

(三) 道家思想分析

道家不是追求實用的多神教。道家與道教不同，道教似乎滑向了煉丹求藥，修煉長生不老道路，是道家自然精神的庸俗化。永生不過是人類慾望中最大的一個慾望。這就與莊子方生方死、生死一夢的藝術人生觀背道而馳。與老子少私寡慾，生而若死的人生觀也大不同。莊子大鵬展翅，汪洋恣睢，開後世瀟灑俊逸之風；老子如雲從龍，言不可言，現宇宙大道無形之象，豈是追求實用一詞能夠概括的？綜而言之，儒家希聖，道家訪仙，佛家成佛，三者共同特徵都是主張減少個人私慾，反對功利化生活方式。只不過儒家最為剛健有為，有歷史的使命與焦慮；佛家最為圓滿究竟，對於個人安頓身心最為切實有效；道家似乎消極一些，但最具藝術的美感，有一種自然風流在其中。上述三種宗教都是中國極其寶貴之精神財富，若要重建中國人的信仰，回歸到圓滿究竟，個人安頓身心與依自然原理而生活之思想應是核心思維也才是人生之道。